

龙战

天下

后周 枭雄录

这是混乱时代的结束，也是强大王朝的开始。

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东征西讨，叱咤风云，然而英雄扼腕，出师未捷身先死；东京城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又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粉墨登场，扫平中原，安定四方，终使华夏成一统。



书雅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周泉雄录/书雅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10
ISBN 978-7-5442-3851-9

I. 后… II. 书…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0793 号

HOUZHOU XIAOXIONG LU
后 周 泉 雄 录

作 者	书 雅
责任编辑	刘一民 廖思拍
责任校对	张 媛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
开 本	73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51-9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飞龙出世·····	1
第二章	逃离东京·····	14
第三章	再逃东京·····	26
第四章	洛阳结义·····	35
第五章	郭威起兵·····	49
第六章	东京称帝·····	65
第七章	柴荣继位·····	73
第八章	驱逐辽兵·····	86
第九章	兄弟相认·····	102
第十章	陈桥兵变·····	116

第一章 飞龙出世

夜晚的洛阳城分外寂静，城门早已经紧紧关闭，守关的将士们在城墙上来回行走着，紧握着手中的刀枪，警惕的眼神从城上远远的望向城内空荡荡的大街，还有城外的原野。在城外的不远处驻扎着不少禁兵。虽然已经是深夜时分了，但是军营中的灯火却怡然没有熄灭，从风中隐约传来了丝竹管弦的声音，还有丝丝缕缕的酒肉香味阵阵传来。守城的将士们忍不住咽下一口唾沫，有人不由的发起了牢骚：“他娘的，都一样当兵，怎么人家就夜夜笙歌，好酒好肉吃着，好女人搂着，老子怎么就要每天晚上扛着枪在这里站岗，遛这么一晚上下来，连去逛窑子的劲儿都没有。”周围的兵丁们也纷纷附和，只有一个老兵嗤之以鼻：“你小子说的轻巧，咱们怎么能和这帮禁兵比？我们成天就在这城墙上溜达，累是累点，可是不管谁当皇帝，总得有咱们这帮人来巡城。这帮子禁军可不一样，他们可是提着脑袋跟着当今皇帝打天下的，说句不好听的，要是没有他们，哪来的当今皇上。你小子要是羡慕别人的活法，现在也可以学他们，你看这城里头哪个人将来有这前途，你就跟着他去。将来他要是能飞黄腾达，你日子绝对不比这些禁军差。”

兵士们中间的埋怨声小了下来，看来这老兵是他们这帮兵丁的头，说话是很有威信的，可是一开始发牢骚的那兵士，究竟心里有点不平衡，于是嘟囔着问道：“那要是跟着的这人将来没前途可怎么办呀？”老兵轻蔑的一笑：“怎么办，杀头掉脑袋都是小事，从你爷爷那辈开始数起，一直到你孙子那辈，全要杀的一干二净。”他把头望向城外的军营，欢声笑语还不时的从那边传来：“小子，你不要羡慕他们，他们是在和命运做一场赌博，赌注除了他们，还有他们所有的亲人。而且，只要你把赌注押上去，就永远不会有翻本的一天。”

城墙的另一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声音大声喊道：“老王，你又在哪给兄弟们摆什么龙门阵呢？赶紧带人和我走，去把角门打开。”说话的是看守城门的将领，老王的顶头上司，老王不敢怠慢，连忙带着几个兄弟迎上前去，笑着对门将说：“在下面吼一嗓子就行了，干嘛还亲自上来，让您多跑这几步路。”门将也是一脸的不痛快：“废什么话啊，你当老子愿意自己上来啊。不知道宫里有什么事，非要这黑天半夜的出门，老子前半夜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二月红哄上老子的床，刚爬上她的肚皮，就被人家拍门打搅了好事，现在在下面还憋的难受呢。赶紧把宫里的爷爷们送出去，回去继续下火。”众兵丁们都猥亵的笑了起来，巴结着说凭将军你的本事，今晚上怕还不把二月红折腾死。只是这二月红就是个野鸡，平常总要靠兄弟们帮扶，弟兄们也指着她下火呢，大人你可千万积点德。还是老王经多见广，闻听是宫中有人要半夜出城，心中一怔，陪着笑问道：“大人，是宫中的哪位公公要出城办事呢？”

门将听到老王问，更是摆出一副悻悻的表情：“宫里的公公我都认识，可今天晚上出城的这主儿派头可比那些公公大多了，身边跟着的都是宫里的卫兵，老子只不过随口问了一句是谁要出门，卫兵们都好像老子要做什么一样，不说也就罢了，为首的还把老子好一顿盘问。好了，老王你别多罗嗦了，赶紧下去开门吧。”一行人说着便从城楼上走下来，城门洞里果然已经等着十几个人，老王多年在洛阳当差，宫里的人见过不少。虽然是晚上，但是眼睛瞟了一眼这些人，看他们的穿着、气派和表情，已经知道确实是宫里的人马。而且，虽然他们都穿着便装，但是老王这老兵油子还是一眼就看出来，这些人每个都携带着兵器。看到老王他们下来，卫兵们都直眉瞪眼的看着他们，为首的一个卫兵大声呼喝道：“钥匙拿来了没有？赶紧给我们把门打开，怎么做起事情来这么慢腾腾的？”守门的兵将听到对方呵斥，心里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老王却听到这个声音比较熟悉，于是试探着说：“兄弟们也是职责所在，

不敢擅离城墙，所以来得有些迟缓。还是要请大人们原谅。只不过诸位既然是宫里的人，自然也知道咱们洛阳城的规矩，一般的人晚上出门，只要有洛阳令的批文就可以。诸位是宫里人，要出门可还需要宫中赵统领的令牌。只有这两样东西都在，我们才能给你们开城门，不然，兄弟们实在不敢帮这个忙。”

刚才说话那卫士哈哈一笑说道：“原来是老王，你这王八蛋还是和以前一样，嘴上总是不肯认输。赵统领的令牌是没有的，不过赵统领本人就在此。赶紧把门打开吧，我今晚要出城办事。”老王听他如此说才放下心来，笑着上前回话说道：“原来还真是赵大人，我就听着有点耳熟。大人，你这么晚出城，是有什么急事吧？”原来马上的卫兵便是京城禁卫统领赵弘殷，原来当兵的时候，和老王同在一个营内。现在虽然一个为官，一个为兵，毕竟有些情谊，又都是军卒出身，所以在面子上仍旧调笑一下。只是听到老王如此发问，由不住变了脸色，严厉的呵斥道：“既然有令，你便开门，哪里来那么多废话？我们出门做什么事，和你有什么相干？”老王不防赵弘殷的态度突然转变，在众人面前丝毫不给自己面子，心中是又急又气，可是毕竟高下有别，再加上旁边的门将唯恐他们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在一边帮腔，要老王赶快拿钥匙开门。这老王在军中混迹多年，推托拉拽的学问深不见底。见赵弘殷如此拿大，正打算找个借口为难对方一下。就在这个时候，赵弘殷的队伍中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怎么，弘殷，对面的这位兄弟你认识？”

这个人的嗓音已经苍老，但是话声中的那种威严，以及说话时那种沉稳的气势，都让所有听到他说话的人，心中都不由的充满了敬畏。赵弘殷听到他的发问，也不敢怠慢，调转马头回道：“此人原来是我军中的旧识。”

“既然是旧相识，想必当年在军中也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何必为了他一句话，你就如此呵斥人家，太不应该。不是我说你，弘殷你这脾气太直，总是这样处事，很容易得罪人的。你对别人都不好。”这人说着催马上前，来到了队伍的前面，赵弘殷连忙催马后退，身后的卫士们也自动散开，围在那人的身边。老王听到他开口责备赵弘殷，心里面的委屈已经削减了许多，又看到素日性如烈火的赵弘殷，听到此人责备时，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心里面已经存了许多疑问，这时见对方排阵出列，于是偷眼观看，见这人骑在马上一动不动，似乎从他生下来那一刻，就是长在马背上的。全身上下都被紧紧包裹在一件斗篷里，头上戴一顶大斗笠，整个脸都隐藏在斗笠的阴影中。这时又开口安慰老王道：“兄弟，你不必生赵统领的气，你们既然以前就认识，你也该知道，他这人就是生来的臭脾气，一张不会说话的嘴。我们深夜出城，确实有急事要办，只是这宫中的事情，宫外的人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就我们这些在宫里当差的，有时候碰到事情也是能躲就躲，知道的越多风险越多。还望兄弟你多多包涵。”老王听他说的客气，而且话里话外把道理也说得明白，心中自然欢喜，刚才的那点委屈和不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向对方一拱手说道：“既然您老都这么说了，我也不是不上道的，自然不会和大家藏什么猫腻。”又朝赵弘殷一拱手说道：“赵统领，我这边开门，请你们上路吧。”赵弘殷也拱手道：“老王，我心急嘴快，说话不好听，你千万要担待，等我办完事情回来，请大家到我府上喝酒。”众人都轰然响应。老王不仅找回了面子，还无端落了一席酒饭，心里也是高兴，从身上拿出钥匙。打开了第一道锁，门将也从身上取出钥匙打开了第二道锁，然后拔去门闩，将门缓缓推开，守城将士分列在城门的两旁，赵弘殷一行人催马便朝外面走。老王还是好奇，虽然站在那里，眼睛却仍旧一眨不眨的望着戴斗笠那人。那人感觉到老王在看他，路过老王身边时，微微向他转过脸来，点头致意。就在他点头完毕又抬头的一瞬间，借着身边火光的照耀，老王清楚的看到了他脸庞的下半部分，下巴上的胡须已经花白，嘴唇紧紧抿着，但是由于年龄太大肌肉松弛，嘴角已经开始被下垂的肌肉拉扯的有点歪曲。两鬓都是络腮胡子，但是左脸上的胡子中间，有一道清楚的白痕，这种白痕老王是再清除不过的，这是在和别人作战的过程中，被敌人砍中脸颊，后来痊愈后留下的伤疤。老王一愣，这个人的年龄、这个人神秘的身份、还有这个人脸颊上

的这道伤疤，这些都让老王在脑海中猛然想起一个人来，他仔细打量着那个人已经离去的背影，这时赵弘殷一行人已经渐去渐远，老王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惹得附近的兵士都奇怪的看着他，老王想要说什么，但是想了想，还是紧紧的闭上了自己的嘴。

一行人直奔城外的军营而去，到了军营门口，只见营门大开，几个守营的兵士有的喝了个酩酊大醉，正在哪里胡言乱语；有的已经就地睡倒，不省人事；有一个稍微清醒一点的，见到营门口来了人，强撑着身体想过来盘问，歪歪斜斜走了两步，也躺倒在地鼾声大起。赵弘殷见到这情况，气的浑身发抖，纵马上前拔剑就想斩杀这几名军士。身后那人轻叹一声说道：“弘殷，不要动气，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兵士们如此形状，都是受了他们上司的影响。你杀这几个兵士于事无补，且让我们进营去，找营中的军官问个究竟好了。”赵弘殷听老者如此说，更是羞愧不已，收起手中的剑，跳下马来到老者的马前说：“城外的士兵也隶属禁军，他们的军纪如此废弛，我身为禁军统领，也难辞其咎。”老者在马上摇了摇头说道：“我平日在京中，见你统帅的禁兵们，个个纪律严明，举止有度，足以说明你带兵有方了。这城外的禁兵虽说归你统辖，但是大都是当年随我入洛阳的兵士，我就是唯恐他们仗着有功，骚扰洛阳的百姓，虽然把他们归入禁军，却嘱咐你把他们放之城外，这样，他们和城内禁军不常往来，若是入城中生乱，必然被你训练的禁军们所阻止。只是我从没有想到，他们现在竟然如此不象话，却不知道这城外禁军，现在归谁直接管辖？”赵弘殷连忙拱手回答道：“城外禁军的统领，乃是安载绪。”老者沉默的考虑了一会，也没有想出来安载绪究竟是何人，于是问道：“这个名字听上去耳生得很，难道是你后来提拔上来的军官？”赵弘殷连忙回话说道：“城外禁兵营的统领，哪是我有权能指派调拨得动的。这却是几个月前，枢密使安重海亲自下令调拨来的。”

“哦，一个小小的禁军统领，却劳动安重海亲自前来下令？这安载绪究竟何人，难道是以前军功卓著？”老者的声音猛然提了起来，赵弘殷考虑了一下，还是不敢隐瞒：“这安载绪乃是安重海的远方侄子，前不久才来投军，身无寸功。”

老者哼了一声跳下了马，徒步朝营里走了过去。赵弘殷和其他卫兵们也赶紧下了马，紧紧跟在老者的身后。一路上只见营中的将士们不是正在吃酒猜拳，便是聚众赌博，个个衣衫不整；许多营帐中还发出女人的低笑声。营中最大的中军大帐中，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此刻正是歌舞喧天。老者在前面大踏步而走，赵弘殷领着人在后面紧紧跟随。营中的军士们见到这一行陌生人，也毫无防备，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盘问。非常顺利的就来到了大帐门前，守门的几个兵士正背朝着外面，透过帐幕的缝隙，撅着屁股朝里面偷窥呢，根本就没有发现身后来了这许多人。老者朝身后的赵弘殷摆了摆手，赵弘殷会意，朝左右作了个手势，兵士们便悄悄走过去，将帐门外的兵士悄无声息的按倒在地，堵住了嘴约束了手脚放在帐后，随后老者将帐门一擦就走了进去，赵弘殷和手下的人将外面的便装脱去，露出里面的禁军军服，在后面也跟了进去。

大帐中现在正是酒会的高潮，有十几个舞伎在大帐中央盘旋起舞，周围的桌子后面，有十几个军将们或坐或躺的正在欣赏，每个人身边都陪着一名女子，个个袒胸露乳正在和军官们调笑。主位上的那员将领，早已经精赤了上身，对身边的几名女子上下其手，整个帐中现在狼藉一片，脂粉气、汗臭气和众人的体味混合在一起，令人闻上去就想呕吐。见到有人进来，军官们都是一愣，但是随后看到后面的赵弘殷等人也是和自己一样的禁军服色，便又放下心来，老者朝前走了几步，并没有摘下头上的斗笠，也没有解开身上的斗篷，只是用眼睛缓缓的扫视了一遍周围的众将官。这时，那坐在首位的赤身将领站起身来，因为酒喝的太多，两眼发直，口齿不清的说道：“兄弟们，这么晚才送过来，看来一定是好货色，来，让我看看是哪所院里的头牌？”说着迈步走过前面的矮桌，跌跌撞撞的朝老者走了过来。赵弘殷大怒，刚想上前制止，见老者将手伸到身后微微摆动，不许他来干涉，便按捺下心情，用眼色示意自己的人要随时保持警惕。那个赤着上身的将领，便是本营的统领安载绪，他今晚聚众

行乐，早就指使手下的兵丁，去城中的妓院领回妓女来行乐。老者的全身被紧紧包裹在斗篷和斗笠下，加上身后赵弘殷等人都是禁军服色，他还以为是刚刚送来的女子，迫不及待想尝尝鲜，完全没想到今晚便是自己生命的终结。

他摇摇晃晃来到老者面前，眯着一只眼睛看老者，老者不动声色站在他面前，安载绪不由猥琐的笑了起来，他在原地笨拙的一转身，然后问周围的将领道：“既然这婊子来得这么晚，我们就罚她给跳个舞，不过跳这个舞要有条件，穿着衣服跳我们见多了，今天，让她给我们脱光了跳个舞如何？”众人都轰然响应，拍桌子的鼓掌的吹口哨的，纷纷都在叫好。安载绪这才转过身来，醉眼朦胧的看着老者，口齿不清的说道：“你听到了，大家都要你脱光了跳，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不过没关系，不用你脱，让本统领替你来脱。”众人更是一阵喧嚣。安载绪酒意上涌，伸手就要摘掉老者的斗笠，手刚碰到斗笠的边，却又停止了行动，自言自语道：“看你这身段，估计也就是脸上好看，倒不忙着看脸，先看看身子再说。”说着就把手伸到了斗篷的系带上，轻轻一拉，斗篷便从老者的身上滑落到地上，露出了一声黄色明黄色的衣衫，上面还绣着几条红色鳞片的龙。帐篷里面的将领们发出了一片惊呼，有几个酒喝的稍微少一点的当时就被吓醒了，知道大事不好。可是安载绪却已经神志不清，他以为众人的惊呼是在为自己喝彩呢，奋不顾身的把手一抬，就把老者的斗笠从头上打落在地，老者这时缓缓抬起脸，他的整个脸完全暴露在大帐内的灯光下。

帐内的很多将领，都是原来的老兵，见到老者的那张脸，酒当时酒醒了十分，纷纷推开身边的女人站起身来，呼啦啦跪倒在地，安载绪没想到斗篷下显现出来的是个老者，完全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女人，心中自然不痛快。听到自己身后的将领都跪倒在地，仍然没有回过味来，反而伸手指着老者的脸喝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敢闯进我的军营？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赵弘殷这时候再也忍耐不住，朝身后的兵士们一摆手，军士们一拥而上，当即将安载绪按倒在地。安载绪嘴里还嘟囔着想反抗，赵弘殷看他说的不堪，冲上前去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又从旁边抬过一张椅子来，让老者坐下去。安载绪见其他的将领都跪倒在地不敢言语，这才知道事情不妙，他仔细看了看老者的脸庞和衣着，忍不住颤声说道：“皇上？您怎么回到这里？”

这个老者，便是当今后唐明宗李嗣源，自从李存勖死后，他被兵士们拥戴做了皇帝，他当政以后勤勤恳恳，而且鼓励大家去从事农业，发展生产，对外的政策上他也很强硬，因为当年他本来就是有名的武将，对外作战无望而不胜，北方的契丹和南方的南唐吴越等国对后唐的几次侵略都被他所打败，所以后唐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短暂的安定发展期。李嗣源心中很是高兴，可是近来他听说，城外的禁军越来越不象话，现在已经开始到京城中抢男霸女。当年李存勖猜忌李嗣源，想要召他入京杀死他。便是手下的这些军将，不肯让李嗣源如此不明不白的死去，奋然起事，也不顾李嗣源的劝说，带兵冲入了京城，拥戴李嗣源做了皇帝。所以李嗣源总感觉欠他们点情，自己做了皇帝，也不愿让他们受苦，于是没有再派他们出战，反而把他们编入了禁军，让他们在城外扎营。这么一来，这些兵士虽然也号称禁军，但是并不用象其他兵士那样守城，也不必每天维持京城的治安，皇宫里的安全更是不用他们操心，天天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薪俸却一点也不少。李嗣源这么做，其实就是养着他们，可是就这样舒服的日子，却仍然不能让他们顺心，经常的到洛阳城中闹事。有的时候闹到官府去，京兆尹一看是城外的禁军，知道惹不起，也就做了和事佬；有时候他们实在不象话，京兆尹也不敢随便处置，也曾经和李嗣源禀报过几回，李嗣源顾念旧情，都得过且过了。可是这一次，这些兵丁却闹得有些大了，竟然跑到洛阳城中，将别人家的小媳妇都抢走了，偏巧那家人有亲戚就在朝中为官，这才惊动了李嗣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战争不断，士兵们每天在前线上杀敌冲锋，天天都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早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所以回了城以后，喝酒赌博闹事，扰乱社会治安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一言不合，就拔刀子拼命，这些事情都不是一天两天能管过来的。但是也正是由于战乱，个个城市里的居民人口就大量流

失，无论是哪个官员都希望自己管辖下的城市能够吸引远方的居民迁徙过来，好发展生产，促进经济。而老百姓到了一个城市，是否愿意留下来的一个关键，就是看当地的官员如何处理军队和居民的关系，如果当地的军队太过骄横，老百姓根本难以为生，就会纷纷迁徙到其他城市去，而居民越来越少，当地可供应的商品和日常用品也就越来越少，士兵们就更容易去偷去抢，所以，若是普通军士间的斗殴，哪怕就是杀伤人命，当地官员一般也不愿意多管，最多是抓起来送回军营，由统领处置。可是若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官员可就不能怠慢了。李嗣源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听说城外的禁军，已经开始跑到城里面去抢别人的小媳妇了，气不打一处来，本来打算第二天责成京兆尹来严查这件事情的，可是当天晚上越想越气，于是从床上爬起来，让人把都城禁军统领赵弘殷叫过来，要他陪同自己夜访城外兵营，没想到这么一看，原来城外军营的状态居然如此颓废，更是怒从心头起，决心今晚要好好整治一下这帮无法无天的禁军。

其实李嗣源本来也只是想来随便训斥训斥这帮禁军就了事，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年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只要自己一出面，那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再太过造次。可是听说现在城外禁军统领是安重海的侄子以后，却改变了主意。当初自己能当上皇帝，这安重海是出过大力，是自己登基的一号功臣，可是后来他却仗着自己有功，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轻视自己的权威，权倾朝野，自己的臣子见了他比见了自己还要敬畏，这让李嗣源心中十分不爽。若是单为这个也还罢了，更可气的是这安重海，因为看不惯自己的养子李从珂，经常在自己面前诋毁从珂。那李从珂从小就跟着自家，当年自己在外打仗，家里面的一切都靠从珂来奉养，自己和从珂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时间一长，对安重海就有点厌烦，偏偏他还不知趣，最近几次三番诬陷从珂谋反，要自己将从珂召进京城处死。李嗣源当然不从，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李嗣源心中更是惊怒，早就想找个机会给安重海上点眼药，让他知道究竟谁才是当朝天子，所以，一听说这安载绪乃是安重海的侄子，由不住就起了杀心。以为是活该这安载绪倒霉，碰巧就撞上了李嗣源的枪口，他看到对面这个老者原来是当今皇上李嗣源，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随即趴在地上不停的磕头：“臣罪该万死，实在不知道是皇帝亲临，所以如此冒犯。”

李嗣源冷笑一声：“你也知道你罪该万死？朕问你，你身为军营统领，不为众兵士起表率作用，反倒自己擅自将舞伎召入军营娱乐，该当何罪？”

安载绪战战兢兢说道：“私自召舞伎入营，普通军士杖八十，军官杖二百，统帅死罪。”

李嗣源又问道：“我刚才入军营的时候，军士们全都喝的酩酊大醉，无人盘问，无论是谁，进出军营都若无人之地。而你身为统领，夜晚不去巡营，又该当何罪？”

安载绪的冷汗更是涔涔而下：“也是死罪，望皇上开恩，免罪臣一死。”

李嗣源哈哈大笑起来：“你现在才想起求饶，恐怕也晚了些。不过说实话，让你们驻扎在城外，本来就不是预备打仗的，而军营中的这些兵士，都是当年和我一同征战沙场的好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为了这些，我也不会深夜跑来。朕来这里，主要是想问你一件事情？今天下午的时候，你是不是派人去洛阳城的景深胡同，闯入民宅，强抢了里面一户人家刚过门的小媳妇？”

安载绪刚才被李嗣源几番责问，本来已经吓得全身发抖，可是一听到李嗣源问起这件事情，反倒好像镇定了几分：“不错，确有此事，是臣派人去把那家的小媳妇抢出来的。”李嗣源不防备他承认的如此爽快，自己反倒是一愣，转眼朝旁边已经吓得瑟瑟发抖躲起来的那些舞伎们看了一圈，心想这些都是窑院里的婊子，必然不会是被抢过来的那小媳妇，便又转头朝安载绪说道：“你身为军营统领，本来的职责是守护京城居民的安全，可是你却自己赶出这种天人共愤的事情来。那小媳妇现在被你关在什么地方，赶紧把人家放出来。”

安载绪却磕了个头说：“皇上，那小女子现在并不在军营内。”

李嗣源一愣，心里不由得发急，唯恐那女子因为不愿意遭受耻辱而反抗，这安载绪一怒之下已经将对方杀死，那样的话，想到这里，他猛然提高声音问道：“你把那女子怎么样了，

快说！”

李嗣源当年和王彦章、元行钦、李存孝、夏鲁奇并列当世五大英豪，人送外号李横冲，在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是猛然发起火来，还是声如惊雷，安载绪本来趴在地上，听到他的这一声大喝，还是吓得一哆嗦，差点滚翻在地，连忙稳住心神，战战兢兢的说道：“罪臣本来也不知道这女子究竟是何人，我之所以派人去抢那女子，也是受人指使，是别人看中了那女子，但自己又不方便出面，所以才让我派人出面去抢的，皇上可千万不要怪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现在那女子已经送到那人那边去了，所以并不在军营内。”

李嗣源心中大惊，这安载绪就算再不成器，也是京城禁卫军的统领，在京城内除了自己有权调动禁卫军之外，其他人又有谁能指使得动安载绪呢？这么一想，他心里隐约有点不安，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得不继续追问下去：“那你告诉我，你究竟是受何人指使？抢来的那女子，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安载绪磕头如捣蒜：“回禀皇上，是秦王一次在城外游玩，无意中看到那女子的身影，于是派人前去强行提亲，那家人不许，又害怕秦王势大，如果继续前来纠缠，终究是胳膊拗不过大腿，所以，即刻托亲靠友，为这个姑娘许了一户人家，几天之内就办完了婚事将姑娘过了门。这一切都进行的非常迅速，本来想秦王下次再来提亲时，看到姑娘已经出嫁，自然也就死了这条心了。谁知道秦王第二次再派人去提亲时，听说已经把姑娘出嫁，大怒之下，立即让人打探出姑娘现在何处。随后他顾及自己的身份，不愿意派王府的卫兵前去抢人，就找到我，让我派几个禁兵去把那姑娘抢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算有几个胆子，敢去京城里面抢别人的媳妇？今天我派兵去抢了那姑娘，根本就没有出城，直接就送到秦王府去了，所以此刻并不在我军营内。还望陛下明察。”

这一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人都是大惊，李嗣源更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他伸手指着安载绪的鼻子问道：“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是秦王李从荣指使你去抢人家的小媳妇么？现在那小媳妇就在秦王府上？”

安载绪连连点头：“没错皇上，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不信，您可以到秦王府上去仔细搜查，那小媳妇现在就在那里。”旁边还有其他的禁卫军将领，这时也纷纷随声附和，都说安载绪说的是真话，确实是秦王派人来传达了意思，要禁卫军出面，闯进城去将那小媳妇抢出来，随后已经送到了秦王府。为了表示自己的谢意，秦王还特意让人置办了酒席，又送来了一队舞伎供我们享乐等等。

李嗣源气的全身发抖，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是这个样子，居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干出了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而且他气愤是一方面，心中的怀疑和惧怕是却要比气愤要强烈万分。因为当年李存勖对自己起了猜忌之心，下旨意随便找了个借口要自己回京，就是手下的这帮禁兵，唯恐自己一旦失势，那么他们也跟着受牵连，于是才鼓动自己起兵逼宫，最后逼死了李存勖，坐上了皇位。说得不好听一点，这帮兵痞子那都没有一个好人，都是亡命徒，有钱便是爷，有奶便是娘。别看自己现在把他们好吃好喝侍候着，可是只要有人跳出来，稍微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把刀子对准自己的心口。可是现在秦王从荣竟然在自己不知晓的情况下，和这帮禁卫军悄悄建立了联系，甚至已经开始驱使他们为自己办事，这样发展下去，难保有一天，他不会鼓动这批人再来一次逼宫，到时候被逼下皇位的可就是自己了。虽说秦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在历史上，为了这个皇位，儿子逼死老子的事情还少么？远的不说，就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将自己的亲兄弟都射杀了。要不是见李渊甘心让位，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要朝手下使一个眼色，唐高祖还不是照样死于乱军中？想到这里，李嗣源心中感到一阵深深恐惧，他知道，再也不能把这部分兵丁就这么放在城外，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必须要严格管理起来，以防被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所利用。李嗣源瞬间便下了决定，他环顾一下帐内的人，有很多是熟面孔，都是当年跟着自己出

生入死的好兄弟，可是谁让你们陷入这么一件事情呢？而且，我要将你们从此管理起来，便必然要做出点事情来表示我的决心，还有就是秦王从荣这件事情，那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儿子，难道我能为了区区一个女子，就把我儿子怎么样么？看来只有委屈你们了，你们平时口口声声都说肯替我卖命，今天就借你们的头一用吧。

想到这里，李嗣源缓缓开口说道：“你说是秦王指使你们去做的，我回到京城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仅此一件事情并不能抵消你其他的罪过。你身为统帅，放纵军士，自己把营仗带入营内淫乐。这些可不是其他人指使的吧？你既然知晓军法，也知道这样是要犯死罪的，可是依然这么做了，又被我抓了个正着，决不能轻易放过你，来人，”李嗣源一声大喝，身后的赵弘殷率领自己的亲兵也大喝道：“在。”

“安载绪身为禁军营的统领，纵容军士入城掳掠，平时不加紧练兵，夜晚不巡查岗哨，导致军纪废弛；而且他自己聚众淫乐，将舞仗带入军营，祸乱军心，已经犯了死罪，按照军法当立即处斩。现在便将他拖出去斩首。”李嗣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停顿了一瞬以后便很快说下去：“帐内的其他将领，以从罪论处，按照军法也当处斩。”这时营内的其他将士们得到消息，早已经跑过来将大帐围了个严严实实，帐内的将领们听到李嗣源宣布了对自己的处罚决定后，个个都面无人色，站立不稳。李嗣源在人群中搜索着，又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于是点名道：“王大愣，李二毛。”两个人排众而出，拜倒在地说道：“叩见皇上。”李嗣源挤出一丝微笑道：“你们两个人现在军营内是什么职务？”两个人报了职务，一个是指挥副使，一个是马军训练官。李嗣源惊讶的问道：“我在当皇上之前，你们二人已经是差不多这级别的职务了，这么现在仍然是这样的情况？”二个人观察现场情况，心中早已经明白了几分，于是借此机会大倒苦水说，不是不该提拔小人，也不是军营内没有职务，只不过上面只要一有职务空出来，朝内立刻就有人安插自己的亲友等进来，搞得我们这些和皇上您当初在一起的兄弟们，现在反而要落在别人后面。李嗣源听了此话更是愤怒，当即下令，委任二人为行营副统领，自此以后都归赵弘殷管辖，出入进止，都要听从赵弘殷的军令。两个人欢天喜地的跑上前去见过赵弘殷，赵弘殷随后便让他们前去执行军令。新官上任三把火，两个人狐假虎威，当即叫过自己的亲兵来，将安载绪和帐内的其他将领们捆绑严实，押到帐外，一声令下全部斩首。

处理完了军营内的事务，李嗣源又交待了几句，便领着赵弘殷等人出了军营，返回了洛阳城，到了城下，由赵弘殷叫开了城门，一行人进了城，慢慢的行走在夜晚的街道上。赵弘殷以为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李嗣源必然是要回宫的，还想着把他送回宫后，自己赶紧回家去照顾妻子，他老婆已经怀孕十月，这两天胎气乱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生产。所以赵弘殷在前面领路，很快就走进了内城，他继续朝前走，想尽快把李嗣源送进宫城里去。可是后面的李嗣源这时叫住了他：“弘殷，先不要回宫，我们去秦王府看看。”

赵弘殷连忙勒住马缰绳，答应一声，随后拨转马头朝秦王府的方向走去。秦王府离着宫城不远，但是由于秦王已经年长，又有朝廷内的职务在身，所以自己在宫城外有府邸。赵弘殷先来到了府门外，因为已经是深夜了，秦王府的大门紧紧闭着。赵弘殷从马上跳下来，跑道门前，将府门擂的山响。其实在大门旁边还有小门，本来就是为了方便晚上来了人进出的，但是今晚要进府的是李嗣源，是皇帝的身份，是不能走小门的。所以赵弘殷只能来打大门，过了很久，才听到有人从里面趿拉着鞋子走过来，快到门前的时候问道：“这么晚了，是谁要进府呀？”声音里依旧有着还没有睡醒的慵懒。赵弘殷知道李嗣源之所以这么晚还来秦王府，主要就是想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指使禁军们去抢那个姑娘，另外想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不要再胡作非为。作为父亲，自然有教育儿子的义务；作为皇帝，他也需要确保自己的臣子们对自己效忠，不要做出有损自己利益的事情。所以这次前来是不需要隐瞒身份，于是赵弘殷扬声喝道：“天子驾到秦王府，快快把门打开迎驾。”里面的人明显吓了一跳，支吾着说：“啊，陛下来了？”随后是一阵慌乱的开门锁，下门闩的声音，最后府门被缓缓打开，府里

的一个下人从里面探出头了观看。赵弘殷站在门前，见他探头出来，将手中的令牌朝他面前一放：“你赶紧去禀报秦王，让他前来迎驾。”

赵弘殷是禁卫军统领，手持他的令牌可以在京城内通行无阻，这看门人虽说是个下人，毕竟是秦王府的下人，岂有不认识令牌之理。揉了揉眼睛，借着夜色看了一下令牌，有望望门前伫立着的那一行人马，知道赵弘殷所说不虚，连忙说道：“请大人稍等，我这便去通知秦王，让他出来迎驾。”

李嗣源这时催马上前：“不必了，你告诉我们秦王今晚在哪里住宿，我们自己去找他便是。”皇上这么一说，看门人哪里还敢多言，连忙将两边的府门都推开，将门洞里的明灯点着，还要撤去门槛的时候，李嗣源早已经等不及，催马上前直接迈过门槛进入了府内，厉声喝道：“快告诉我秦王今晚在哪里住宿？”

看门人吓得一哆嗦：“小的也不知道，不过秦王平时一般都在后堂休息。”李嗣源再不说话，带着一股怒气下了马，带头朝王府的后堂走去。赵弘殷和禁兵们也连忙下了马，紧紧跟在后面。看门人看势头不好，连忙从旁边的小门内抢先跑进去，叫醒内堂的其他人。等到李嗣源他们进到后堂的时候，里面的人已经得到了消息，各个房间都亮了灯，灯光映射出里面的人影都在慌乱的穿着衣服。秦王府的老管家这时跌跌撞撞的跑了过来，他原来本是李嗣源的家人，李嗣源自然是认得他，于是大声问道：“李福，我问你，从荣现在在哪里？”李福连忙跪倒在地：“回皇上的话，秦王一般都在后堂休息，今晚他说要彻夜攻读，所以从下午开始就呆在书院里没有出来，也不让人打扰，现在想必还在书房里用功。”李嗣源再不多问，让李福在前面领路，一行人直奔书院。

书院其实就在后堂一个单独的角落里，和王妃们住宿的地方隔着一个小小的花园，因为紧靠着院墙，所以有一个小门和外面是相通的。所以李福领着李嗣源他们走进书院时，心里还有点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李从荣是不是还在书院里面。做为老家人，他深深了解自己的主人，他若是说在书院攻读，不让别人来打搅的时候，基本上是个借口，专门说给自己的那些个妃子们听的，可能早就借着那个小门出去花天酒地去了。倒不是他有多怕自己的这些老婆，而是因为这些老婆们基本上也都有些亲戚在朝中为官，若是让她们知道了，又传到朝中，最后传入自己的老爸李嗣源耳朵里，可是大大不妙。所以当李福进入院中的时候，他一眼看见那个小门上的锁头还在，心里就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连忙高声喊道：“圣上驾倒，秦王赶快出来接驾。”李福这么喊，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通知秦王，要是在书房内做什么小勾当，就赶紧隐藏一下。所以他唯恐秦王听不到，一口气就喊了三声。李嗣源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气的一脚把他踹倒在地骂道：“狗奴才，要你多嘴干什么？”这时，秦王的那些王妃们也已经收拾停当，都跟了过来，看见公公皇帝发火，呼啦啦全都跪倒在地。书房内也听到了外面的喧嚣，里面虽然没有亮起灯光，但是也有了动静。李嗣源紧赶两步走上前去，刚要抬脚踹门，一想不妥，若是今晚有人在书房陪读侍寝，自己踹门进去，老子看儿子没什么关系，公公看媳妇那可就被人说成笑柄了。于是他强忍住心中的这口气，转头示意赵弘殷前来处理。

赵弘殷自然明白李嗣源的意思，立即大踏步上前，嘴里喊着皇上驾倒，秦王即刻出来接驾，手已经按在书房的门上一用力，还好门只不过是虚掩的，一推就开了，赵弘殷硬着头皮就闯了进去，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左边的床榻前面有个人影正在紧张的穿着衣服，于是喊道：“秦王，赶快点灯迎驾。”

床榻前面那人正是秦王李从荣，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父皇这么晚还会来到自己的府上，正是手忙脚乱之际，听到赵弘殷如此说方才有了点主意，连忙从旁边摸过火种，点燃了床前的一盏灯，灯光一亮，赵弘殷方才看清了房内的事物，于是自己也把其他的几盏灯都点燃了。书房内总算有了亮光，李从荣这时走到门口，扑到在地喊道：“儿臣接驾来迟，请父皇恕罪。”

李嗣源大踏步走进了屋内，也没理跪在地上的李从荣，先扫视了一遍书房内，还好看样

子李从荣确实是在书房内读书的，心中的气这才削减了几分。赵弘殷这时从旁边搬过一张椅子来，李嗣源坐在椅子上，这才开口说道：“起来吧。”

李从荣这才敢站起来，然后垂手站在旁边听候李嗣源的吩咐。李嗣源先是打量了他一番，见他衣衫不整，睡眠惺忪，头发也来不及整理，乱糟糟的散在肩头，心里面不由自主有点厌恶，想到刚才安载绪的话，又有点生气，于是开口问道：“从荣，我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指使别人去城里面替你抢了一个姑娘？”

李从荣本来以为李嗣源这次前来是为了其他事情，心思不在这上面，突然听到李嗣源这么一问，心里面暗叫不好，看来老头子什么都知道了。于是连忙跪倒在地，还没有说话，心里面就来回打算盘，不知道究竟该不改承认。他这么一犯嘀咕，李嗣源早就不耐烦了，瞪起眼睛大喝一声说：“赶紧老实给我说。”李从荣知道事情瞒不住，也摸不清父亲究竟已经知道了多少，于是吞吞吐吐的把自己看中人家姑娘，不好让秦王府的人出面，所以去找禁军的人来代劳之事，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李嗣源本来心里面还存着一份侥幸，心想李从荣好歹也是个一字并肩王，不至于为了一个民女如此大费周折，说不定是秦王府里的什么人，借着他的名头去号令禁军也说不定。现在亲口听李从荣承认了，心里面当时就凉了半截。因为太生气了，反而不如刚才那么暴躁了，心里面只感到一阵阵酸楚。

原来李嗣源有四个儿子，长子从憬，早年在战斗中已经身亡。次子就是面前的秦王从荣，第三子从厚现在担任河南尹，还有一个幼子名叫从益，现在仍在襁褓之中。从厚的性情温和，做事谨慎小心，李嗣源嫌他有些懦弱，恐怕不能成大事，所以希望都寄托在从荣身上。但这秦王从小爱好的就是嬉戏玩乐，为人又稍显浮躁，所以李嗣源经常痛恨自己英雄一世，儿子却不太争气，但是就目前这几个儿子中，也就只有秦王还有点培养前途，所以平时也最关心他的所作所为。可是没想到秦王却如此辜负了自己，竟然为了自己的一点小私事，就敢指使京城的禁军。想到这里，李嗣源气愤的指着从荣问道：“你身为皇子，贵为秦王，应该也百姓为重，怎么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就纵容士兵去掳掠良家女子，这事情若是被京城的百姓知道了，该对我们是如何失望呢？那女子现在何处，你赶快给我叫过来。”

从荣连忙让人把那女子带过来，原来当天下午士兵们将抢来的女子送进了王府，李从荣便兴高采烈的去想一逞淫欲，可是那女子刚烈无比，说什么也不让李从荣得逞，而且伺机抢了一把小刀以死相逼，这才没有被李从荣所玷污。李从荣扫了兴致，再加上有其他事情需要办，就暂时放过了女子，让人把她关到府内偏僻的小屋内。现在被带到房内，姑娘以为必然没有生路，于是昂首挺胸怒目而视，经过赵弘殷的提醒这才知道对面坐着的老者便是当今皇上，连忙跪倒在地。李嗣源仔细问明情况，知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才送了一口气，让赵弘殷即刻派人将姑娘送回家去。自己回头看了看仍旧跪在地上的从荣，心中有无数的话想说，但是却感到一阵疲惫，想想夜已经很深了，也不愿意再继续纠缠这件事情，心想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也不迟，于是起身准备离去。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书房里的卧榻上突然传来一阵响动。李嗣源是行伍出身，耳朵十分机敏，立刻就把头转向床榻那边。那床榻上本来一道床帘，自从他们进来以后就一直垂着，也不知道里面究竟有没有人，现在听到响声，李嗣源本来想里面可能是某个王妃，可是这么一眼望去，却是大吃一惊，只见床边上斜搭着一件衣衫，看颜色和式样便是女子所穿，可是那衣服上的花纹和标记，却是内廷的女子所有。这样的衣饰在皇宫内院自然是随处可见，可是出现在秦王的床上却是如此不同寻常。李嗣源大喝一声：“出来。”

床帘一撩，从里面抖抖嗦嗦出来一名女子，因为一直在里面躲着，来不及穿戴，只不过胡乱披了件衣服，赤脚下床便跪倒在地，嘴里喊着皇上饶命。李嗣源让她抬起头来，仔细看了一眼，果然有点面熟，但是却想不起来究竟是谁。于是又厉声喝问：“你是不是宫里的人？”

那女子吓得连叩几个头说道：“奴婢是从益的乳母。”李嗣源听她说完，方才想起这个人

来，原来从益的母亲自生下从益后不久便得病死去，一直是由其他嫔妃带着的，但是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便招了几个乳母轮流喂养，这个乳母便是其中之一。李嗣源今晚心中积压的怒火在这一刻完全爆发了，他恨恨的说道：“你既然在宫中当差，为何深夜不归，却留宿在秦王府，还和秦王做出如此苟且之事来？”

女子慌忙回禀道：“奴婢不是擅自出宫，奴婢是陪着皇子出来的。是小皇子想和哥哥玩耍，所以带着他来到王府，玩耍到夜深，所以留宿秦王府的。”原来李从荣好色，虽然府中已经有无数妻妾，但是看到自己合心的女子，也不管对方的身份和自己的地位，必然要上去勾搭。从益的这个乳母王氏，本来是宫中负责保管衣服的宫女，后来被选作从益的乳母。从荣进宫去参见各院嫔妃的时候，王氏见他势力大，唯恐以后从益长大，自己没有了靠山，于是加意奉承秦王，在他面前做出许多媚态来。从荣本来是花中高手，王氏的这些心意怎么能逃过他的眼睛，于是两个人你有情我有意，几次三番下来，便在宫中有了苟且行为。王氏为了能维持这段关系，便常常借口小皇子和秦王兄弟情谊深厚，要出宫去看哥哥，然后便堂而皇之的来到秦王府。肥肉送上门来，李从荣自然是心满意得，夜晚让人哄了从益睡觉，他们两个便在这书房颠鸾倒凤，云雨一番。只是这天晚上如此不妙，正好碰到李嗣源来府上问罪，被撞了个正着。

李嗣源搞清楚这些情况，心中真是万念俱灰，他再不愿去看跪在地上这一对狗男女，奋然起身离开了书院，然后打马出了秦王府就回宫而去。赵弘殷率人在后面紧紧跟随，李嗣源把满腔的愤恨都发泄在马身上，把那马直当成了秦王从荣，抽得两腿鲜血淋漓，马儿吃痛，跑得飞快，虽然是夜晚无人，但是赵弘殷还是害怕李嗣源有个什么闪失，他快速催马赶上，从马上跳下来，死死拽住了李嗣源的马缰绳，不让那马再朝前飞奔。李嗣源已经有点失去了理智，眼看有人拦马，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猛抽，赵弘殷都咬牙挺了下来，马儿拖着一个人终究是跑不起来，最后终于停在了原地。后面的其他军士跟了上来，纷纷跳下马，刷拉拉跪了一地，不敢言语。

李嗣源这时方才清醒过来，他看了看面前的赵弘殷，身上的衣衫已经被马鞭抽烂，脸上还被鞭梢带了一道，心中也不由得有些怜惜，轻声说道：“弘殷，朕心中不快，你不要介意。可叹我的这些儿子猪狗不如，我为他们挣下的这份基业，将来还不知道要落到谁的手里呢？”

赵弘殷连忙跪倒在地说：“皇上，你威震华夏，文治武功都是当世不二的人物，秦王和宋王以及小王子，他们现在还都年轻，将来必然能够有出息，您千万不要因为今晚的一点小事而难受。”

李嗣源摇摇头说道：“我本来就不是汉人，只不过是北胡的沙陀，因为天下不太平，庄宗死后，被众人推为皇帝而已。自从我坐上这个位置，经常感到惭愧，觉得我不能为天下苍生做什么事情。不足以安定国家，发展国力。本来想把希望寄托在我儿子们身上，可是看这个情况，也不太现实了。只希望上天能够顾念我一番诚意，尽快降临一个圣人，为天下苍生造福，我也就能早点退贤让位，这才是四海民生的幸福呢。”赵弘殷不敢再接话，一行人于是返回宫城，把李嗣源送进宫后，禁军们各自回营，赵弘殷却打马回家，想看看妻子的情况。

还没有到门口，赵弘殷就看到老家人赵涛在门口来回张望，他的心里一紧，连忙催马向前走。赵涛听到马蹄响，仔细辨认出是赵弘殷，连忙朝他的方向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老爷，你快回来吧，夫人刚才动了胎气，现在肚痛难忍，大夫过来看了，说是很快就要生产了。”赵弘殷一听这话，吓得紧催马就朝前走，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无端的炸起一个大雷，把胯下马吓得前蹄扬起，赵弘殷猝不及防，从马背上被甩了下来，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连忙站起来，再去牵马朝前走时，那马却死活不愿意前行，反而前腿弯曲跪倒在地，赵弘殷无论如何抽打也不能让它起身，无奈只得把马留在原地，自己徒步朝府里跑去。

原来赵夫人身体比较柔弱，前几次怀孕都是在不经意间一发力，便会造成流产，所以夫妻二人虽然结婚有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子嗣。赵弘殷为人忠正，虽然如此，也不愿

意再娶个二房。去年的时候，夫人又再次怀孕，这次夫妻二人加倍小心，好不容易才熬到这一天，若是又有个万一，那可如何得了。所以赵弘殷非常着急，他快速跑到府门口，刚想迈步朝里走，就觉得双腿一软，如同那马儿一般跪倒在地，他心里着急，挣扎了几次，不知道为什么，腿脚里就是没有力量。幸亏后面跟来的赵涛将他扶起，两个人继续朝后堂跑去，刚到后堂门口，赵弘殷又是双腿一软，再次跪倒在地，赵涛想要扶他，结果自己也站立不住。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怎么了。过了一会，赵弘殷试着挪动自己的双腿，发现已经有了力量，这才站起身来，也不管还在地上的赵涛，直直就奔进了后院。

眼看着夫人的屋子里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影在窗户上来回走动，夫人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正从里面传出来，赵弘殷急忙就想进屋，一个老妈子正好从里面端着一盆水出来，见此情况，连忙拦住他说：“老爷，夫人正在生产，你现在不能进去。”古时候讲究这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是不能被自己的男人看到的，不然母子不能确保安全，男人也会沾上晦气，也不知道生孩子怎么就会生出晦气来，不过古时候的人都相信这个。听到老妈子这么说，赵弘殷便停下脚步，然后在院子中间转着圈等着。可是过了得有大半个时辰，光听到老婆哼哼，却一直没有听到自己想听的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赵弘殷等得实在有点着急，多少次把身子凑到窗户底下听房间里面的动静，可是毕竟看不见，只把他急得抓耳挠腮，突然门帘一开，请来的喜婆从里面走了出来，赵弘殷连忙迎上前去问道：“大嫂，我老婆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喜婆子摇了摇头说：“夫人是第一次生孩子，产道关得太紧，这么长时间孩子也出不来，我们想了好多办法都不管用，若是再这么持续下去，恐怕孩子在身体里呆得时间过长，会憋死在里面的。”

赵弘殷听喜婆这么一说，脑子嗡的一声就大了好几圈，他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个，当下朝喜婆大声吼道：“那你还出来干什么，赶紧进去想办法啊。”喜婆赶忙退了进去，赵弘殷在外面继续等着，又过了好大一会功夫，里面依然没有听到婴儿的啼哭，反倒是夫人由于长时间的疼痛和用力，逐渐有点昏迷，已经慢慢的没了声息。喜婆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走出来向赵弘殷禀报说：“老爷，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孩子出不来，夫人也快要昏过去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大人和孩子一个都保不住。”

“什么？”赵弘殷一听就慌了，他好不容易才盼到这一天，谁知道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个年代里也没有剖腹产手术，生孩子基本上都是靠喜婆来接生的，所以听到喜婆这么说，赵弘殷一时间没有了主意，急得在地上团团乱转，他一个大老爷们，一辈子也不可能碰到这种事情，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就在这时，赵涛从前厅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便跑便喊道：“老爷，外面有个老道要见你。”

赵弘殷是行伍出身，思想比较简单直接，平时就最讨厌和尚道士尼姑这一拨人，总觉得他们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现在自己老婆难产，心情正在烦躁，听说外面有老道要见自己，心里想又是来化缘的，便把手一摆说：“给他两个钱把他赶走得了，你不看我正心烦着吗，还来给我添乱。”

赵涛却不肯走，依旧站在那里说：“老爷，这道人不是来化缘的，他若单就是要几个钱，我早把他打发走了，可他说了，他知道今晚老爷的夫人难产，他是来救老爷家的夫人和孩子的。”

赵弘殷听到赵涛这么一说，心中打了一个机灵，抬头一看天色，果然还是黑漆漆一片，老道在这么晚的时间来到自己府上，看来还真是有点讲究。赵弘殷不敢怠慢，急忙问道：“那道人现在还在前面等着么？”赵涛点点头，赵弘殷当即转身朝前厅飞奔过去。

来到前厅，果然就见院子当中站着一个人，赵弘殷在厅中等候，赵涛跑过去将对方请了进来，等到人一进屋子，赵弘殷借着屋内的灯光一打量，见这个道人全身上下一身素净的道袍，虽然成色不新但是洗的干干净净，比起以前所见过的那些一件道袍穿了一年也不洗一回的老道，先就有了几分敬意；再仔细看老道的长相，果然是仙风道骨，相貌不凡。面色红润、

人中又长又深，两道细细的眉毛，从眉心一直延伸到鬓角，两只眼睛也是略显细长，里面洋溢着笑意。面色白净，让人一看之下，心里面就似乎感到暖洋洋的，赵弘殷情不自禁一拱手说道：“不知道仙师怎么称呼？”

“呵呵，赵将军不必多礼，贫道姓苗，字光义，平日里行走江湖，为人解决点小麻烦，靠大家的施舍过日子，今天听说府上夫人难产，所以特地前来相助。”苗光义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副已经胸有成竹的样子。赵弘殷却还是有点半信半疑：“道长怎么会知道我家夫人今日生产呢，而且不瞞道长说，我夫人还真是难产，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但是孩子却始终生不下来。”

苗光义微微一笑：“我不光知道夫人今日生产，还知道以前夫人虽然也曾怀孕，但是却都没有顺利产下来，只不过今天这胎却非同小可，必须要顺利产下来才行。所以贫道才不辞冒昧，深夜来访，赵将军，请立即领我过去吧，我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们普通人说妇人生孩子的时候，男子是不能观看的，我却不用受这个约束。”赵弘殷听道人说起夫人以前的事情，已经有点动摇了，本来心里面还在狐疑，这时早已经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其实是有点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意思，当即起身把苗光义领到了后院，把喜婆叫出来嘱咐了一番，喜婆连连点头，随后便把苗光义领进了产房，赵弘殷没有进去，依旧在外面苦苦等待，

苗光义却还真有两把刷子，进去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赵夫人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随后屋内的老妈子丫鬟都啊啊呀呀的叫了起来，赵弘殷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在外面团团乱转，抓耳挠腮的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候一个喜婆从里面跑了出来，对着赵弘殷喊道：“老爷大喜啊，夫人给您生了个儿子。”赵弘殷一听这喜讯，也顾不了许多讲究，三步并作两步便冲进了产房。

产房内现在还是乱哄哄的，看到苗光义进来，大家都纷纷向赵弘殷道喜，赵弘殷随口应付着，心思却都在婴儿身上。看到一个丫鬟手里抱着一个襁褓，连忙跑过去，嘴里一叠声的说道：“快让我看看我的儿子。”丫鬟见他张牙舞爪的样子，吓了一跳，连忙把襁褓打开让赵弘殷看婴儿的脸。赵弘殷怀着激动的心情凑过去一看，却先是被吓了一跳。普通的婴儿他以前也见过，所以在心里面是有个预想的，可是婴儿的样子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那婴儿的身材皮肤五官眉眼四肢等都没有什么，但是肤色却如同血一般的鲜红，猛看一眼，还以为是刚从血里面捞出来的。赵弘殷以为是丫鬟没有给洗干净，气得朝丫鬟一指说：“怎么不把孩子洗干净？鲜血还涂着一脸呢。”

丫鬟见赵弘殷突然发怒，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他说完方才如释重负：“老爷，不是我们没洗，实在是这孩子的脸就是这种肤色，我们洗了半天也没有用。”旁边一个喜婆也凑过来说：“老爷，夫人生产的时间过长，估计是孩子在母体内呆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小脸被憋成红色了，过两天应该就没事了。”赵弘殷听她们怎么说，也用手去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脸庞，果然并没有什么血迹，皮肤的颜色就是如此。这下才转怒为喜，从丫鬟手中接过那个襁褓，欣喜的看着婴儿的脸庞，然后亲手抱着孩子来到妻子的床旁边。赵夫人经过这一番折腾，现在已经有气无力，想要坐起来看看孩子也是不太可能。赵弘殷便抱着孩子让她看，赵夫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老爷，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一句话提醒了赵弘殷，他本来是个武人，没有多大文化，而且平时京城内的事务繁忙，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孩子名字的问题，现在听妻子这么一说，仓促间想出来的都是赵龙赵虎这些普通的名字。可这孩子是他第一个孩子，而且得来如此不易，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名字太对不起自己了。可是让他想更好的名字也确实困难，不由的张口结舌站在那里。夫人看见他呆若木鸡的样子，知道他为此事为难，便在一旁提醒道：“老爷，我看那位道长不是普通的出家人，而且谈吐也非常斯文，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我能生下这孩子，全靠他妙手施救，你不如问问他，让他替我们的孩子起个好名字。”

赵弘殷刚才完全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中，早就把苗光义忘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听夫人这么一说，方才回想起来，朝房屋中间一观望，见苗光义正坐在那里喝茶呢。连忙把孩子交给旁边的丫鬟，然后走过去深施一礼说：“多谢道长出手相助。”旁边的老妈子和丫鬟这个时候也七嘴八舌的讲述了刚才的事情。原来苗光义进了屋子，只不过伸手一搭夫人的脉搏，便知道症结所在，随后点了夫人的几处穴道，夫人的疼痛便大大减轻，这才顺利产下了婴儿。这时见赵弘殷过来相谢，也站起身来还礼道：“将军不必多礼，我路经贵府，知道夫人将要难产，所以出手相助，实在是分内该做的事情，不值得将军如此感激。”赵弘殷于是请求他为孩子起一个名字，苗光义闻听此言先是一愣，随后便微笑着说：“我只说前来相助夫人生产，却没想到还要我为孩子起名。我来洛阳的路上，见紫薇星动，斗牛生光，看来这洛阳城内必然要诞生一位大人物，说不定就应验在这孩子身上，将来他的富贵前途不可限量。赵将军你得子虽晚，但你家将来的前途，却都要靠这个孩子来荫庇，既然如此，我便给他起个名字叫做赵匡胤如何？匡是维持辅助的意思，胤是全体的意思，你意下如何？”

赵弘殷大喜，当即谢过苗光义，又招呼人取酬谢银两来，苗光义坚决不受，也不顾赵弘殷的苦苦挽留，就此飘然而去。

第二章 逃离东京

时光荏苒，转眼间自赵匡胤出世就过去了十六年，随着时事的变动，赵弘殷一家也经历了不少的动荡。赵匡胤降生后没有几年，赵夫人又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字的时候赵弘殷想起了当年苗光义深夜相助的事情，便给孩子起名叫做赵匡义。一家人本来生活的其乐融融，虽然朝野之上纷争不断，李嗣源病重，秦王从荣便想篡位，事情失败被杀，后来李嗣源死后，宋王从厚继位，听信谗言，他妒忌李嗣源的义子潞王李从珂，必要杀之而后快，结果李从珂反而率兵入洛阳，夺取了皇位。但是赵弘殷一家的生活却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反而因为在京城当差时间已久，从珂相当信任他，认为可以重用，将他外放到瀛州担任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弘殷便举家迁往瀛州。

可是后来从珂和石敬瑭不和，石敬瑭为了能够得到中原江山，便屈身事夷，甘愿称契丹耶律德光为父，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背着千古汉奸的骂名做了儿皇帝。瀛州便也在那十六州之列，消息传来，瀛州节度使却不愿做这等亡国奴，趁夜弃了瀛州回中原去了。赵弘殷也是血性汉子，眼看契丹已经派来了节度使，不愿意伺候他们，便领着全家离开了瀛州，回返中原。

一路上的难民非常多，大部分都是幽云十六州的百姓，因为石敬瑭自己当汉奸，将大好河山割让给了契丹，这些百姓们一方面是不愿意生活在契丹人的统治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契丹人生性凶悍，再继续呆下去生活没有盼头，所以也和赵弘殷一样，扶老携幼的朝南方而来。可是契丹人到了州城内一看，十室九空，几乎是座空城，这样的城池要等着人口繁荣起来，那得什么时候，所以沿路上派出骑兵，四处拦截逃亡的百姓，要把他们赶回原来的州城去。这么一来，百姓们都不敢在白天上路，唯恐遇到契丹起兵拦截。白天的时候都躲在附近的山里休息，到了晚上方才成群结队的上路。所以在路上这段时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再加上白天气温炎热，山中缺水，人人都渴得嗓子眼冒烟。晚上的时候也不凉快，而且急着赶路，加上暑热瘴疠横行，尤其是一直提心吊胆的放不下心来，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所以刚刚进入中原境内，逃难的队伍中便开始流行起了瘟疫，先后有不少人都倒毙路旁，在那么热的天气里，尸体不能及时掩埋，很快就腐烂发臭，好像人间地狱一般，真正是惨不忍睹。

赵弘殷一家却还算比较幸运，虽然一大家子有老有小，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染上疾病，都平安回到了中原。只是看着百姓们的惨状，心中实在是不忍，于是一路上能帮忙就帮忙，救治伤病，掩埋尸体，所以日程上就耽搁了下来。赵匡胤和赵匡义这时年龄还小，只知道一味玩耍，开始见了死人还有点害怕，见得多了便也习以为常，反倒是无忧无虑。谁知道有一天，兄弟两个结伴出去玩耍，不知道在外面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到队伍中以后不久便开始拉肚子，而且无论如何也止不住，眼看着原来活蹦乱跳的两个孩子，现在都虚弱的站也站不起来，赵弘殷是心如刀绞。可是这时离前方的城镇还有相当距离，在这荒郊野外又去哪里寻医治病？只有尽快赶到最近的城镇去找医生医治才有办法。眼看两个孩子是走不动了，随身的家人也都是女流，抱着他们走一会就气喘吁吁。赵弘殷于是在路边捡了别人丢弃的两只箩筐，又在路边的树林中掰下一根树干来，将两个孩子都放入箩筐中，自己用树干担着两个孩子继续前行。

这天正在路上行走，突然看见前方围着好大一堆难民，把道路都堵了个严严实实。赵弘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过去想看一看，可是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根本不可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于是向人群外面的一个老者打问道：“老丈，人们都聚在这里是做什么？”